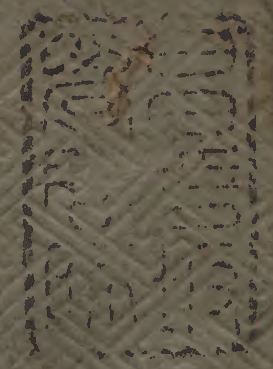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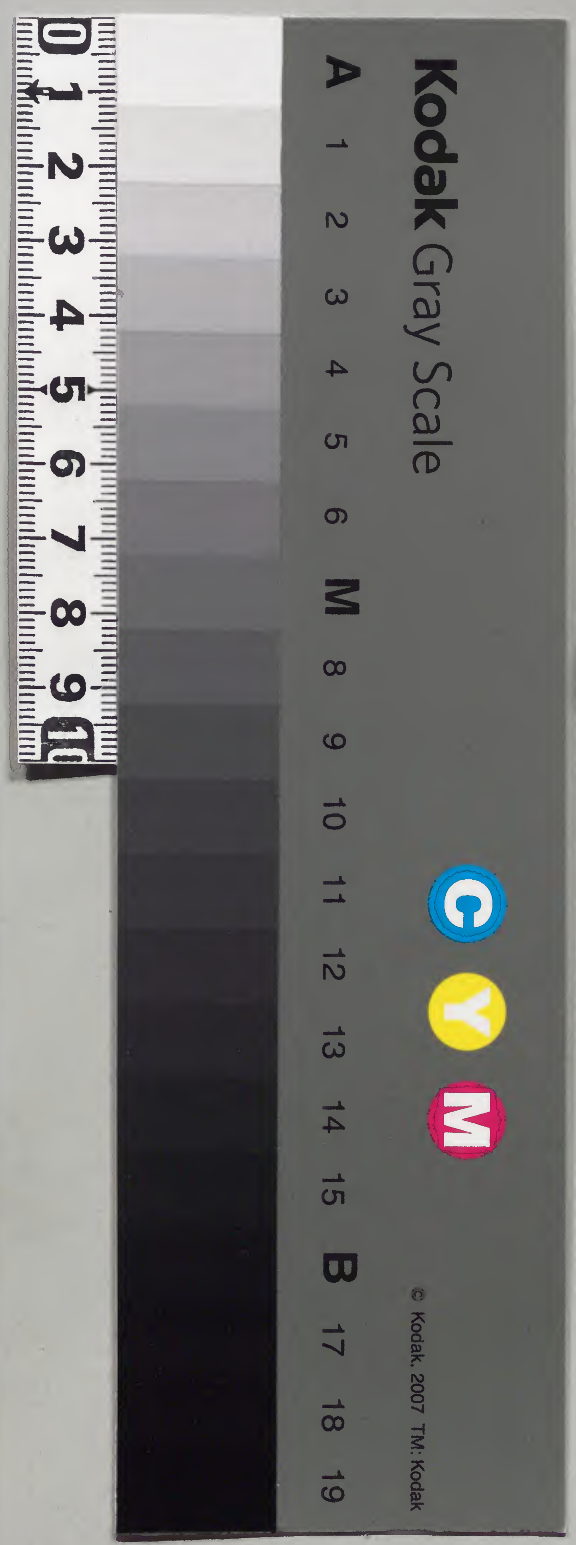
大



漢書門類			
二	五	一	二
九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二
六	〇	一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二	一	二
六	〇	一	二
〇	一	一	二
〇	一	一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12
冊數	60 (31)
函號	299 1





大學衍義補卷之七十九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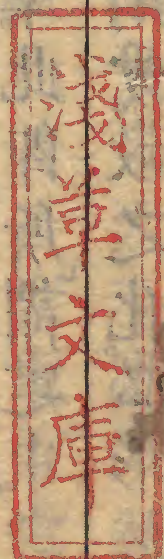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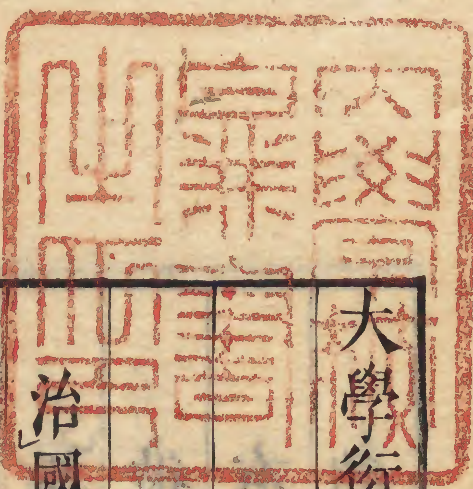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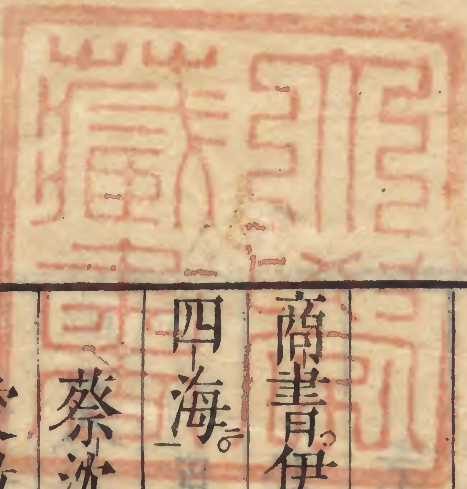
崇教化

躬孝弟以敦化

商書伊訓曰立植也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

四海

蔡沈曰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  
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





大學衍義補 卷十一  
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錯之天下矣。

臣按先儒有言。孝弟之道。達之天下。而謂之立者。盡吾愛親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愛其親者。莫不視我以為法。盡吾敬長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敬其長者。莫不視我以為準。此即所謂建中建極也。愛敬之道。既立於此。則愛敬之化。必形於彼。始而一家。次而一國。終而四海之大。莫不各有親也。各有長也。亦莫不有愛敬之心也。觀感興起。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則各親其親。各長其

長。而天下平矣。臣惟天生人君。而付之以肇脩人紀之任。必使三綱六紀。皆盡其道。然後不負上天之所命。然其所以肇脩之端。則在乎愛敬。焉。愛敬既立。則由家而國。而天下。天下之人。無而不愛其親。敬其長。人人親親。而長長。家家能愛。而能敬。天下之人。皆由吾君一人。植立以感化之也。

禮記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葉夢得曰。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推之。則有殺。故以愛親為始。君子無不敬也。自長而推之。則有等。故以敬長為始。始乎親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敦愛而相顧也。故曰。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始乎長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上者。莫不用命而相尊也。故曰。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親親長長。君子所自立。而效至於天下平。故曰。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臣按。人君之愛其親。敬其長。盡吾為人子。為人少之禮耳。而非欲人之貴有親。貴用命而為之。

也。然而天下之人。見吾愛吾之親。敬吾之長。則曰。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富。猶且盡為人子之禮。以愛其親。盡為人少之禮。以敬其長。況吾儕小人哉。於是咸知以愛親為事。而敬其貴。於是由己父之親而推之。凡一家之親。不敢以不愛焉。咸知以敬長為事。而用其命。於是。由己兄之命而推之。凡在上之命。無不順焉。是則人君之愛。敬行之於一家。自然有以錯之於天下之大。此無他。以心感心。天下無異心。因化致化。天下無異化。故也。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  
下無怨。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

下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

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

者。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

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臣按孝經孔曾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者

也。首言孝為至德要道而教之所由生因孝而

推言及悌蓋以孝者必悌未有孝而不悌者也。

未教以孝以敬天下之父教以悌以敬天下之兄

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推其極以至于通神明光

於四海是則孝悌雖曰為治之要道其實人君之

至德也。而德之所以為德則以敬為本焉。



論語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謂干犯在上者鮮

也少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謂悖逆爭鬪之事者未之有也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朱熹曰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言人能孝

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仁者愛

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

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

則其道自充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

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臣按人之生也得天地之理以為性性之中則

具此仁焉具此仁理自然便有此和順之德故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其兄是則所謂孝弟也孝弟出於良心自然不

為逆理亂常之事君子知其然凡事必務於根

本根本既立然後推之以仁民愛物無一民不

得其生無一物不得其性皆由乎一念之仁而

一念之仁則起於愛親而敬兄也

大學曰上老老所謂老也而民興感發而起孝上長長而

民興弟上恤孤幼而無父之稱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度

矩所以為方之器之道也



朱熹曰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臣按朱熹嘗言大學先說上行下效則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能使人

興起者聖人之化也然有以化之而所以推而處之者可無其則乎所謂則者矩也矩者所以為方之器也先儒謂匠欲為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為矩而度之邪亦惟此心而已我心所欲即人心所欲我欲老吾老長吾長而人亦欲老其老長其長吾即推吾之所以欲老老長長之心而度天下之人心知其心所欲老老長長而無異於我也以我之心度彼之心吾之老者吾老之使之得以安其老吾之長者吾長之使之得以遂其長吾既得以遂吾老



大學後義疏 卷之九  
之長之之心。而彼之有老有長者。亦得以遂其老之長之之願。而為其老者。又皆安其老。遂其長。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無一家之不如其意。無有廢而不舉之處。無有偏而不均之患。人皆然。家家皆然。推之於國。而國亦然。推之於天下。而天下亦莫不然。古之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其端實在於此。蓋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心德之全在於仁。而行仁之本。先乎孝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行之之端。於是乎啟。處之之則。於是

其乎周治國平天下之要道。孰有加於此哉。

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重也。丁寧之以孝弟之義。頒

與班同。老人頭半黑白者。白者。不負任在戴任在於道路矣。

朱熹曰。庠序。皆學名也。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

臣按。先儒有言。古者道路之間。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不特子弟代父兄之勞。凡行道之人。少者皆分代老者之任。行道者如此。則居

凡民有發  
匍匐救之



即此意

大學後章卷七十九

家者可知。於其家者。既能孝弟如此。則其於國者。必能尊君親上矣。若是者。豈非庠序設教之功哉。然學校之設。所以明倫。人倫非止於親長也。而聖賢之論立教者。莫不以孝弟為先焉。孟子告齊梁之君。又欲其於孝弟之義。深致其丁寧反覆之意。蓋以孝弟者。人心之所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平天下之要道。實有在於斯焉。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朱熹曰。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張栻曰。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而已。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臣按。先儒有言。仁義根於人心。所固有。行之則甚近而易。其要在乎親親。長長。但人各自親親。長長。則仁義流行。天下豈有不平者乎。張栻謂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則是唐虞

大學後章卷七十九 躬孝弟以教化



三代之治。所以後世不及者。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溥夫之下。無一人而不孝不弟焉。孝弟者。行仁義之本。仁義充塞於天下。豈非雍熙泰和之世乎。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朱熹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臣按。孔門傳授。以孝弟為仁義之實。而施於政

治者。必本仁義。而仁義之推行。必始於孝弟。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曾子曰。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而孟子於是二者尤切切焉。不一而足。蓋親親長長。達於天下。而為仁義。天下之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仁義之效著。而天下無不平治矣。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陳氏失其名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

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



哉。

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朱熹曰。良者。本然之善也。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臣按。為治之道。不外乎仁義。而仁義必先於孝。

弟。蓋人人皆有愛親之心。所以愛親者。即仁也。人人皆有敬長之心。所以敬長者。即義也。親者。吾之私親。吾愛吾之親。若私也。然而通之天下之人。亦莫不愛其私親。與吾之所以愛吾之親者。無以異。使有一人之不愛焉。非所以為仁也。兄者。吾之私長。吾敬吾之兄。若私也。然而達之天下之人。亦莫不敬其私兄。與吾之所以敬吾之兄者。無不同。使有一人之不敬焉。非所以為義也。噫。良心出於一人之私。仁義通之天下之大。因心為治。天下之平。其端在此矣。



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孔穎達曰。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

陳祥道曰。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超恩禮之中。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之。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

陳澧曰。行養老之禮。必於學。以其為講明禮義之所也。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母也。國老尊。故於大學。庶老卑。故於小學。

臣按。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而必於學者。學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孝弟。老者之於君。以德則君尊也。以齒則老者先也。人君致孝弟於其親長。下之人無由以見也。故於學校之中。行養老之禮。使得於聽聞觀感者。曰上之人。於夫人之老者。尚致其敬如此。矧其親屬



乎。萬乘之尊且如此。吾儕小人所宜興起感發也。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一禮之行。所費者。飲食之微。而所致者。治效之大也。

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猶賜也糜粥糜亦粥也飲

陳澔曰。月至四陰。陰已盛矣。時以陽衰陰盛為秋。人以陽衰陰盛為老。養衰老。順時令也。几杖所以安其身。飲食所以養其體。

祭義。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

尊高年尊之能厚皇

下之故典重也

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吳澂曰。年即齒也。四代之所貴。雖有不同。而其尊尚年齒則一。蓋年齒之可貴於天下。歷四代至于今。不變故曰久矣。尚齒之第。次乎事親之孝也。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脩乎軍旅。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孔穎達曰。上文但言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則孝之次也。孝弟之道。無處不行。故眾行孝弟。雖死不捨也。

吳澂曰。朝廷政令所自出。下民所視效。故先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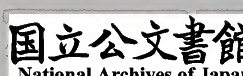
道路民所行之處。州巷民所居之處。獲狩者用衆於內也。軍旅者用衆於外也。義謂所宜行。衆人以此孝弟為所宜行者。故寧死而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制牲體為俎實執醬而饋。進食也執爵而酌。食畢以潔冕而總干。總持干盾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來者也。

鄭玄曰。三老五更互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方慤曰。祀明堂以享帝而享必配以父。所以教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貴老。所以教弟也。由太學來者言教化之原。出自太學來也。

臣按。天子行養老之禮。則下之人化之。雖以鄉里閭巷之間。莫不皆以齒序為尚也。是以人之年老者。雖耄耋困窮。人知上之所敬在此也。莫不尊奉敬養之。而不敢遺棄。舉斯心而推廣之。至於強不犯弱。衆不暴寡。皆自人君養三老五





更於太學中來也。此無他。本孝弟之心之所推爾。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出蟄而始獻鳩以養國老。

臣按。天子之養老有二。有國老。有庶老。貴冑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

漢明帝永平二年。帝帥羣臣養三老五更于辟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服都紵大

袍。單衣阜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杖。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祝鯁在前。祝體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俎。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

中元元年。又行此禮。乃下詔曰。眇眇小子。屬當聖業。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醕。

軌按輶恐當作輶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者。耄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馬端臨曰。古人養老之禮。有養於鄉者。所謂五十。養於鄉。王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是也。有養於國者。天子視學。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執醬親饋。執爵親醕。是也。漢初。每鄉及縣。皆有三老。歲首則使人存問。賜以束帛酒肉。或賜以爵。乃古人養於鄉之意。而國學養老。天子親講

之禮。則至東漢始行之。

臣按養老之禮。則自有虞氏以來有之。至周而禮始備。其養老也。天子視學。合樂而行之。春秋戰國。此禮不行也。久矣。至漢明帝始行之。歷魏晉。至北朝。往往舉行。唐開元禮。雖有其儀。考之史。未見其行也。蓋帝王之世。以孝弟為治。老者近於父。長者近於兄。故設為視學養老之禮。所以教天下之人。孝弟也。上之人以孝弟。帥天下之人。使之皆歸於親親長長之化。無一人而不親其親。而孝不長其長。而弟禮教日明。風俗



日厚天下豈有不治乎也哉

以上躬孝弟以敦化

大學衍義補卷之七十九 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崇師儒以重道

周禮曰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

四曰儒以道得民

太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

葉時曰太宰繫民之九兩司徒安萬民之六俗而



大學後義補卷八十一  
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誠以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  
大人。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學。

四曰臣按：天下不可一日無師。儒之功，然師必以儒  
儒必以道。然後可以立規矩於一時，垂楷範於

後世也。彼異端衆技，亦皆有師。然師不以儒，儒  
不以道，豈足以繫天下之心，而聯天下之俗哉。

此人君所以有志於三代之英，而後大道之行  
者，莫不崇儒重道，立為師表，以正天下之人心。

以成天下之治化。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

孝子莫大  
乎嚴父

之嚴人子  
嚴之也師  
之嚴弟子  
嚴之也

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一當其為  
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  
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陳澧曰：嚴師如孝經嚴父之義，謂尊禮嚴重之也。  
無北面，不處之以臣位也。

方懋曰：嚴即尊也。嚴師即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是  
矣。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

環堵之貧，此嚴師所以為難也。嚴師者，人嚴之也。  
人嚴其師，則師道嚴矣。師所以傳道，故師嚴然後

道尊。學所以為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以神言



之故爲尸則弗臣以道言之故爲師則弗臣

大戴禮武王踐祚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在弗敬則不正在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

軌按大戴禮無口口生敬四字

殷監不遠視爾所代凡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

生听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

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抹

也楹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

母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

祀皇天敬以先時劔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

德則興倍德則崩

朱熹曰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

凶退而於几席觴豆刀劔戶牖莫不銘焉今其遺



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  
以莫之考也

臣按周武王之於師尚父欲有問焉則以師禮  
尊之而不敢處以臣位而師尚父知道之在已  
也亦不敢輕屈其道必以師道為尊忘其身之  
為臣而君之為君也君忘其身之為君以道在  
臣也臣忘其身之為臣以道在已也古之聖君  
其尊師者如此非尊其人也尊其道也以為不  
如是則不足以得其道不得其道則無以為治  
然不徒求之求之而得其言則又惕然恐懼而

推演之以為銘焉用以朝夕警省欲其常接於  
目每存乎心而將以施之天下國家而為子孫  
千萬世之貽謀也此無他予之者不輕受之者  
知重知所以重則不輕視之而兢兢業業惟恐  
不能保守而或失之也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辭  
語易知者如右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  
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輔相世代莫如德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

朱熹曰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



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又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者老。而祇奉嗣主。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

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行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師弟子間意見之相合。固如此。

又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也。德齊莫



能相尚也。過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程頤曰。古之人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

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朱熹曰。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先從

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所教謂聽從於已

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又曰。此

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

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

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輔廣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

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

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諂時君。上曰

驕而下曰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渙

散而無成。天下曰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

闊。良可悲矣。

臣按。道出於天。德得於人。人人皆有。初不以貴

賤少長而有異也。但所稟者有偏全。所得者有

先後。故齒之長者先得之。稟之厚者全得之。我

雖有之。然或有所未盡。故於其齒之長而得之

全者。尊敬之而不敢慢。好樂之而不敢疏。惟恐



彼之不我親不我告而我終焉如此而已也夫然則吾擁是虛器於臣民之上則人將有乘之譏彼已之刺何以成治功而保先王之業而貽厥子孫之孫謀歟此古之帝王所以尊德樂道而敬夫黃耆之老老成之賢必先學焉而後臣之也噫人君之尊德樂道如此則凡得於聽聞觀感之下者孰不敬賢而重道哉以上尊德敬師儒檀弓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鄭玄曰尼父者因其字以為之謚也

陸佃曰據左傳所錄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懲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不脩春秋之辭也今記脩之如此

陳澧曰作諡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諱大聖之行豈容盡列但言天不畱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而已耳稱孔丘者君臣之辭

臣按此後世追諡孔子之始蓋孔子儒教之宗師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自哀公誄之之後後世



帝王屢加褒崇尊其人所以尊其道也哀死者所以示生者也

漢高祖十二年上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臣按高祖不事詩書之主得天下之初其於他神不見有所尊敬而於孔子獨以太牢之禮祀焉蓋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人心之有天理者自然爲之起敬蓋秉彝好德之良心也漢四百年之治所以幾於三代者蓋祀魯一太牢之效耳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臣按後世封孔子子孫俾奉其後者始此

梅福上書于其君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以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爲褒成侯

臣按此孔子謚宣之始

光武建武五年辛魯使太司空祠孔子曰今日之章帝元和二年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



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其臣按昔人有言。古人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為先也。高皇帝雖在倥偬。猶能脩其祀於過魯之日。武帝興學校。而獨未聞釋奠之禮焉。明帝行鄉飲于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

以獨崇宣聖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學之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則又何以加焉。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教化乎洙泗之上。于時王公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真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



而不脩。衰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年祀漸遠，

靈光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為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為文宣王。

臣按：文宣王之謚始此。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耶？拜奠於祠前。

胡寅曰：孔子，大聖。途之人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哉？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於堯舜，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為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為可者，是故



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淺俗之論易入。義理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係於此。然則學乎學乎。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宋真宗咸平三年。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帝服韠袍。詣廟酌獻。廟內外設黃麾仗。孔氏家屬陪列。初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再拜。又至墓。奠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先是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宣聖故事。初欲追謚為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乃按春秋演孔圖及莊子之言。加以玄

聖。其後又以犯聖祖諱。改至聖。

臣按宋真宗幸闕里。奠孔子。有司定儀。註止肅拜。帝不從。特行再拜禮。可謂知禮矣。然不服玄端而用韠袍。况其所以至聖人之居者。乃為封禪之故。非誠也。其所加謚者。用緯書異端之說。至其改謚。又因黥卒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諱。要皆非禮之禮。心既不誠。名又不正。聖人在天之靈。其肯受之乎。且孔子所以為萬世帝王之師。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稱。曰王曰帝。有與否。皆不足以為吾聖人之輕重也。



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

臣按孔子為儒道之宗萬代綱常之主上焉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賴之以明不有孔子之六經則所謂十聖人者世之人或有不得其詳者矣孔子以身立教以言垂

教使天下後世知有彝倫之理中正之道君子得以聞大道之要小人得以蒙至治之澤一皆吾聖人作經垂訓之功也是以帝王有志於盛德大業者固皆崇重其道則雖幼冲之君如漢平帝不學之主如周太祖夷狄之酋如元武宗皆知所以崇重焉可見天理之在人心其所以秉彝好德者初不間於智愚賢不肖與華夷也矧夫聰明睿智之君而處夫崇高富貴之位且又當夫重熙累洽之時可不知所以崇重之哉雖然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孰若遵聖人以實理



唐玄宗諡聖人以文宣似矣然而麀聚瀆倫聖道安在宋真宗加聖諡以至聖似矣然偽作天書聖道如何臣故曰與其崇聖人之虛名孰若遵聖人以實理以上袁崇先聖王

魏齊王正始七年始以顏回配享孔子公以

臣按此後世以顏回配享孔子之始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堂

臣按唐太宗詔以諸儒從祀孔子皆其有功於聖人之經者也卜子夏毛萇有功於詩左丘明

穀梁赤公羊高有功於春秋伏勝孔安國有功於尚書高堂生戴聖有功於禮王輔嗣有功於易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王肅賈逵則通有功於諸經者何休杜元凱范甯則又有功於三傳者然子夏在十哲之列而此又列之者是時七十二子雖列像廟堂未得享祀惟子夏以有功於詩得在從祀之列至開元七年七十二子始從李元瓘請得從享祀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諡孔子為王乃贈顏子為公閔子等九人為侯曾參等七十六人為伯



臣按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為公侯伯之始

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兗公顏回為兗國公費侯閔損等九人為公。邠伯曾參等七十六人為侯。又詔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俱為伯。

臣按此後世從祀諸儒有封爵之始。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況揚雄韓愈從祀。

臣按此後世以孟子配享孔子之始。

徽宗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

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臨川伯王粲從祀。

臣按宣聖廟堂乃太公至止之所在豈容一毫

天私意於其間而姦黨之徒乃敢欺天罔聖以扶

其惡翼其惡黨以為自己姦利之地時君可欺而聖

人在天之靈其可欺乎徽宗燭理不明而為姦

黨所蔽雖曰褒崇安石而不知適所以彰其莫

大之惡而增其極惡之罪也

理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

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力踐深探

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

明辯表裏混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



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詔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又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世罪人。豈宜從祀。

景定二年。皇太子言。乾淳間。文公朱熹與宣公張栻。成公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三臣者。俱嘗被詔追褒。兼準御筆。秩熹于從祀。如栻如祖謙。宜升從祀。詔從之。

度宗咸淳三年。始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元文宗加顏回為兗國復聖公。曾參鄒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是歲始以董仲舒。

從祀

臣按。自禮經有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唐貞觀中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有功於聖經。以為

先師。從祀先聖廟庭。至宋神宗。進荀況揚雄韓愈于從祀。此三人者。其功又不專於一經。其後

徽宗以王安石配享。及祀王雱。雖是群姦私意。然亦以其有作三經義之功。理宗崇尚理學。列

周惇頤等七大儒于從祀。後又兼秩司馬光邵雍。蓋以此九儒者。重明聖道。俾大明于世也。夫

自唐人列祀諸儒。如荀況之性惡。揚雄之詘身。

稱為理宗不媿



王弼之虛無賈逵之讖諱戴聖之貪殘馬融之  
荒鄙杜預之短喪多得罪聖門者其間純正如  
董仲舒者顧不得侑食至于元天曆中始秩祀  
焉我

聖祖開國之初首去揚雄之祀正統改元用言者  
從祀吳澂後又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列在從  
祀此數儒者皆於經有發明之功故特祀之夫  
從祀於孔子之廟堂者必其人於孔子之道有  
所合而無所愧然後可以與焉不輕與之所以  
重其事重其事所以重其道也以上言褒  
祀先儒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太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  
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舉秩常節禮也祭先聖先  
師焉

陳澔曰天子視學之日初明之時學士擊鼓以徵  
召學士蓋警動眾聽使早至也有司教詩書禮樂  
之官也

臣按天子之尊不輕舉動惟於學宮時常臨視  
雖日以舉賢斂才而實以崇儒重道也

漢明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天子冠通天  
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祖割辟雍之上尊



養老更饗射禮。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太宗召天下純儒者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

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帛廣學舍千二百區。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四年四

月又幸。

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將出顧見講堂左右博士

李覺方聚徒講書詔覺講易卦淳化五年又幸國子

監召孫奭講堯典說命。

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御端

化堂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

臣按哲宗視國學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

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

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

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金帛之賞後日

何可繼也政恐惜費而止耳大防此言可謂至

論蓋天子視學所以崇儒而重道非但以為美

觀而已也蓋學校禮義之所在聖賢道德之所

宗萬乘所以必親臨之者所以崇儒道敬先師

作興人本以為世道之故而或者乃欲望爵祿



之賞金帛之賜何所見之小哉蓋君子之所重者道義也。小人之所嗜者則在於祿利焉。荷君之恩付我以師儒之任兢兢然以不稱厥職為懼賴主上之寵靈以光賁我學宮崇重乎師道而吾之所感荷者雖九錫之榮萬鎰之富不足以彷彿之矣。一階半級匹帛銖金焉能為有亡哉萬一君恩以吾教訓之有方講論之明切而有錫焉受之可也我

聖祖初得天下首建太學

車駕屢臨幸焉

列聖相承率循是道命坐賜茶兼有衣幣之賜

錫以璽書以勉勵我師生者諄切詳悉徃徃勉

以聖人為學之道期以帝王作人之效用鉉于

梓士子入學之初俾之莊誦佩服士習丕變人

才彙興有由然哉以上視學

以上崇師儒以重道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終

崇師儒以重道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謹好尚以率民  
尚書君陳篇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  
蔡沈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  
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  
矣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一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謹好尚以率民

尚書君陳篇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

蔡沈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

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

矣



大學衍義補 卷八十一  
臣按此成王命君陳代周公尹東郊策命之辭。孔子答季康子之問其言本諸此。風譬則君也。草譬則民也。風之爲氣勁而力。草之爲物柔而弱。以勁而有力之風而加諸柔弱之草。其偃仆之易且速可知矣。人君之居上也。其轉移之勢。豈止於風而民之處下也。其隨順之形則甚於草矣。人君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其感孚之妙。轉移之易。順從之速。其猶風之於草。有莫知其然而然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

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蔡沈曰。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爲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



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太猷也。人豈不有善而無惡有善故其  
臣按。人之生也。其性本有善而無惡。有善故其  
有生之初無不厚也。逮夫有生之後。蔽於外物  
誘於習俗。於是乎其厚者始變而薄矣。然向者  
其所得於天之本然者。則固淳如也。在上者誠  
能敬典而在德。於凡所謂人倫之常道。兢兢焉  
敬恭之而不忽。皆必實而有諸已。凡吾所令於  
民。以為政教者。即吾所好。以為典常者也。則吾  
之一身。周旋動履於大道之中。由是得於聽聞  
觀感之下者。莫不遷善而改過。變惡以為美化。

頑為仁。反薄歸厚。蕩蕩平平。皆升進于大道之  
中。無反無側矣。

君牙篇。王若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  
之中。

蔡沈曰。教之本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  
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  
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  
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

臣按。此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之誥命。

詩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小曰羊大曰也羔羊之皮

所以素也。絲五純。以絲飾。退食。退朝而自公。從公門

委蛇委蛇自得之貌

朱熹曰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臣按先儒謂此詩為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所成就驗諸在野則赴赴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然則人君一身為風化之本焉可不慎其所

自出哉

又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朱熹曰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陳鵬飛曰。始於鵲巢之夫婦。而人倫正。中於羔羊之君子。而朝廷治。人倫既正。朝廷既治。使天下皆被文王之化。而有騶虞之仁心。則至道成矣。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吳澂曰。言人子善稱親。過稱已。則民化之。皆興起而孝於親。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鄭玄曰。長民。謂天子諸侯也。

葉夢得曰。老。近於親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必知孝於下。

緇衣。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呂大臨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信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若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待其上。姦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

劉彝曰。上難事。則下難知。上易事。則下易知。好惡悖於上。喜怒失其常。於是。有匿其誠信。以為容悅者。屈其忠直。以為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為詐偽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罰者。奚所弗至哉。為下如。



是。可謂難知也。

臣按上下之分雖殊而人心之理則一。上之人有偏心難事也。有褊心難事也。有私心難事也。有忌心難事也。有疑心難事也。有慾心難事也。下之人深情者難知也。厚貌者難知也。巧言者難知也。令色者難知也。陰私者難知也。隱忍者難知也。藏機者難知也。蓄奸者難知也。爲人上者知吾之位尊而權重人敬憚畏避之不暇必和顏悅色以待人。開心見誠以示人。傾心輸意以用人。平心易氣以與人。寬仁大度以容人。至

誠惻怛以恕人則在我者易於事矣。知人之難知也。推誠以待之。因事以試之。如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又加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則人之難知者亦易於知矣。太抵知人則哲。雖堯猶以爲難。下之人誠不易知也。上之人苟能一待之以誠而不藏機蓄智以爲牢籠駕馭之術則在我者易事。而在彼者不難於知矣。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漢因周之遺教小雅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



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詩作作孚。

陳澹曰：緇衣鄭國風，美鄭武公之詩。小雅巷伯，寺

人刺幽王之詩。大雅文王之篇。

呂大臨曰：好賢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

賢矣。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惡

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矣。不必刑

罰之施，而民自畏服。文王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

誠心，故為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孚乎下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

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

表也。

陳祥道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

入也深，故從其所行。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

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

而影枉也。故謂民之表。

馬晞孟曰：令者，令之於民行者。行之於已，其所行

者若此，其所令者若彼。民不從其若彼之令，而從

若此之行，則是上之好惡，下之所取以為正，而不

可以不慎也。

臣按：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甚者甚於君



也。林林之衆，蠢蠢之民，無所知識，見上之所好者在此，則從而趨赴之，倣倣之始，雖一二而終至於千萬，始雖涓滴，而終至於滔天，所謂甚焉者，如是噫！人君之好尚，起於一念之偏私，頃刻之順適，而不知天下之人從風而靡，遂因之而成風俗，或以之而致亂亡，然則君人者，其好尚可不謹哉！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

陳澹曰：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身率

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爲愛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己之善，而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方慤曰：民以君爲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爲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於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爲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大學後義補 卷八十一  
陳祥道曰。體從心者也。民從君者也。故上臨之以莊則下亦舒矣。上臨之以肅則下亦敬矣。心以體率心不在焉。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豈非心好之身必安之之謂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則下莫不仁。君好義則下莫不義。苟君不爲之則民無從焉。體衛心者也。體全則心與之全。體傷則心與之傷。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民衛君者也。民歸之然後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則亦不能以獨君矣。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臣按緇衣此篇。卽心體相須。以喻君民相資之

意。以見肢體之運動。皆由心神之主使。亦猶人  
民之休戚。皆由君上之好惡也。然肢體之運動。  
心神固資之以爲榮衛。然而運動之極。至於疲  
廢而痿痺焉。則人心之神。亦因之而傷損矣。人  
民之供役。人君固資之以爲奉養。然而役使之  
過。至於貧苦而怨叛焉。則人君之國。亦因之而  
喪亡矣。所謂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二言者。爲  
人上者。宜常書于座右。以爲朝夕之儆。以比丹  
書之戒焉。

春秋左氏傳。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



所適事無不濟。子曰吾聞其言而見其行。曰我聞其言而見其行。不濟。又曰

孔穎達曰。所好必善。所惡必惡。在上者所好所惡。不有過愆。則下民知所適歸。言皆知歸於善也。

臧武仲曰。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

陸贄曰。凡上之所為。以導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上所不為。而下或為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為之。而下亦為之。固其理也。又何禁乎。

臣按武仲此言。雖為季武子而發。然萬世之下。

居人上者。立法制。明禁令。必先有諸已。然後為之。夫然。則所令無不行。所禁無不止矣。苟徒知責人。而不知責已。是豈大學絜矩之道哉。

論語。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朱熹曰。莊。謂容貌端莊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

張栻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矣。

臣按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謂之使者。是有  
意於歐使其民也。聖人答之以莊孝慈。及舉善  
教不能而加之以則之一辭。蓋謂在上者能如  
此臨之以莊而孝而慈。而舉善教不能。則民自  
有如此感應。初非有所使。亦不待於使而然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  
孰敢不正。而小國言曰。豈大學於此。表正  
范祖禹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上之  
臣按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

則影正矣。先儒謂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  
已者正人也。已不能正焉。能正人哉。居人上者。  
誠能以正存心。以身率先天下。則近而群臣遠  
而萬民。孰敢以不正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朱熹曰。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  
恥而不竊。

臣按。非其有而取之。盜也。非獨謂貨財。凡吾之  
所不當有者。而有之。皆是盜之事。康子患人盜。



他人所有之貨物而欲弭之。聖人告之以不欲。所謂不欲者。凡吾所嗜好。用度苟理之不可爲。義之不當爲。分之不得爲。而恃吾之勢。以多取之。乘吾之力。以強劫之。恣吾之材。以妄爲之。皆是盜也。吾爲大盜。而禁小民之不爲小盜。豈理也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朱熹曰。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

矣。

尹焯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張栻曰。在上者。志有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丕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

臣按。人君之於民。如天地之於物。父母之於子也。天地生物。父母生子。惟恐不得其所。而天闕



其生生之理而或至於傷其生君之於民當體  
天地父母之心庶幾盡君之道也是故人君之  
於民賢者則保恤之不肖者則哀憐之養之教  
之懲之戒之至于再至于三不得已而後加之  
刑焉而刑亦有等第非至於逆天理敗人倫不  
加之極刑也康子乃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夫  
道有諸已然後可以責人吾居人之上所謂道  
者或出或入焉乃欲責下之人無道而殺之又  
何以知其為無道也聖人告之以子欲善而民  
善欲其反諸身而自盡其道也所謂善者天理

之公人道之正純粹而無惡者也我有是善人  
亦有是善上以善而自為則下之人同有是善  
者亦感發而興起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  
為之以約見於背者小負其子而至矣  
朱熹曰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  
以其類而應也

臣按在已者皆盡其道則在下者各以類而應  
之所謂正已而物正者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謝良佐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輔廣曰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大學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朱熹曰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已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已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

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臣按先儒謂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民所好者飽煖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雖然上下之分雖殊好惡之情則一民之所好惡者即吾之所好惡者也。因已之所好惡而知人之所好惡又以民之所好惡而為已之所好惡焉。非真心於愛民而以父母斯民為心者能若是乎。苟為不然好人之所惡惡人



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不獨用人  
為然

詩云節截然高貌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俱也  
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偏也則為天下僂矣

朱熹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師尹周太師尹氏也  
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

惡狗於一已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僂矣  
臣按先儒謂傳引三詩以明為人上者民所共

仰則其好惡當與民同之苟狗一已之偏私焉  
不則逆人心之所同而為天下之所戮矣蓋上人

者下人之所瞻仰者也民有不平賴以平之民

有不公賴以公之而上之人先以不平不公自

居而好惡狗於一已之偏是謂拂人之性逆人

之情雖其位高勢重一時無如之何雖未必至  
於戮而有可戮之理噫為人父母者而不能盡

父母之道而為天下之大戮亦惟於好惡之公  
與偏而已可不謹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朱熹曰張氏謂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  
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臣按此章即君道以明感化之機蓋有堯舜之  
君則有堯舜之民有桀紂之君則有桀紂之民  
苟所行者桀紂之事而求堯舜之治無此理也  
人君行仁義而下之人逆天悖理以不仁不義  
應之天理昭昭亦不之容也不久旋即淪敗自  
古及今無不然者是以人君為治必存仁義之  
心以行仁義之政

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  
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  
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

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  
中好高結與髻同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  
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  
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  
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專工竟則四  
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行令乎

臣按廖所謂百姓從行不從言是誠識治化之  
體風化之原者是言也始於成王命君陳曰  
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大學所謂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禮記謂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皆此



意也。蓋人君一身風化之本原。而京師者。又風化始出之地。君人上者。誠能正身齊家。而不為非禮非義之事。而於京師首善之地。於凡事之營為。物之創造。有不合於禮。不當於義者。一切禁革。而惟古初之是式。禮義之是程。苟有違焉。必加以罪。并坐其監領之官。製造之工。不但已也。後世世主其所頒之律令格式。非不嚴而謹也。然而能行之於暫。而不能久者。何也。上之人既不能率先以身。以故貴近者倣倣。而先犯之。然後天下從風。而靡焉。所謂百姓從行。不從言。

豈不信哉。

第五倫又言于章帝曰。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

臣按第五倫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是即大學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是故人君既正身脩德。躬行節儉。以身示教。為天下先。復立為制度。嚴為禁令。以戒飭。夫妃嬪宗戚之屬。左右侍御之臣。內而朝著。近而京邑。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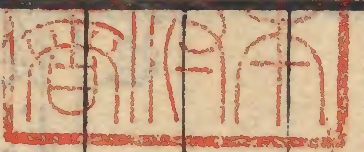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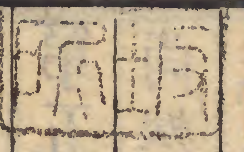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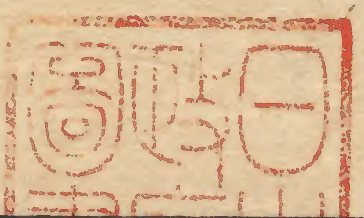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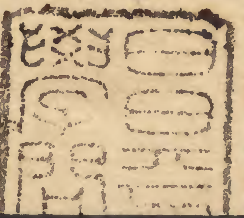


各安其分守。不得越禮踰制。則天下靡然從其化。而不敢犯矣。苟徒責人而不責已。限疎而不限親。禁遠而不禁近。耳目所及者。則若罔聞知。而於郡縣之遠。閭里之間。乃詳為之制。嚴為之法。則亦虛費文移。徒掛墻壁而已。安能戢其泛泛之心。杜其呶呶之議。而革其靡靡之俗哉。

以上謹好尚以率民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一 終

寬政戊午



了



